

哥哥

张小玲

赵大树！我开始叫号。

在这。过来个七十左右的老头。我聘请的马医生指了指边上治疗椅，示意他躺上去。他小心翼翼在治疗椅上躺下，紧张得身子构成一团。他的要求是给他镶上三颗坏牙。

嘴巴张开，这牙烂得这么厉害，这右边三颗臼齿已被蛀空崩坏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治疗啊？马医生责备道。

老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马医生又说，牙齿烂得太厉害了，必须做根管治疗，得几个疗程，治好了才可以镶牙。

他急切地说，医生，不用这么麻烦，随便给补补就好。马医生说，不行。

治疗告一段落。我上完厕所回诊室，经过候诊室时听到身后传来粗暴的两个字，不行！我扭头一看，是那老头和他女儿不知在争执着什么。老头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跟他女儿央求着什么。女儿手一挥说，这事我说了算！

语气是不由分说的霸道。我心里很有些反感，太凶了吧，把个老爹当小孩训！

两周后，老头按预约时间来镶牙。老头在治疗椅上躺下，看到马医生把定制的三颗瓷牙摆上来，突然像被针扎似的弹起，急切地恳求，医生，我不要这么贵的啊，帮我换便宜的好么？

这是你们的定制牙，怎么能换呢？马医生说。

唉……老头闻言像遭霜打，一脸的沮丧。

牙齿很重要的，整好了好吃饭呀。马医生态度温和地劝说。

镶三颗牙要三千，太贵了，实在是太贵了！老头一脸肉痛。

咋纠结个没完？快点躺上去，后边一大堆人等着呢。我指着治疗椅让他快点躺好。

老头沮丧地治疗椅上躺下，眉头纠结成奇怪的符号。镶牙时，他不停地呻吟。治疗结束，我递给老头一面镜子，让他看看旧貌换新颜的牙齿。他默默地用手挡开。

又花了三千，哎，花太多了。老头又开启碎碎念，苦着脸走出诊疗室。老头走后，我说，哈哈，老头真逗，因为心疼花钱，竟然痛感转移，上牙套也哼个不停。

他姑娘不错，舍得给老爹用好东西。那天我拿样本征询要那种材质的牙套，他女儿毫不犹豫选最好的。倒是那老头，心疼女儿花钱，死活不肯，又拗不过女儿，竟纠缠我换个便宜的。哎！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马医生感叹。

我这才想起他们那天的争论，原来是这样。是我错怪他女儿了。现在想来，她的霸道竟至如此。

一周后，我快下班时见到老头的女儿，这次是她自己龋齿发炎来问诊。想起上次对她的误解，我有些歉疚。诊治结束后，就随口关心了句，你爸适应新牙齿了吧？她愣了愣，一会才低声道，不是爸，是我哥。

呃？我意外得半天反应不过来。

她告诉我，说她与她哥哥同父异母。在她高二那年，父母在一场车祸中遭遇不幸，父亲去世，母亲重伤致半残。二十八岁的哥哥被迫扛起了养家的重担。那些年，为了赚钱哥哥到处揽活，经常因为活太赶，都没法从容吃顿饭，结果整出了胃病。哥哥怕花钱，不舍得去看医生，总是忍着。哥哥对他自己节俭得近乎苛刻，对我却倾尽所有。大二时，我需要一台电脑，刚好高年级学长准备卖旧电脑，见叫价便宜，我赶紧跟他预订。不料哥哥听我说完，一向好脾气的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呵斥了我，说学习工具怎么可以要人家淘汰掉的呢？去买新的，要买好的，不要省，有钱！第三天，我收到了哥哥汇来的五千元。我永远忘不了，那年寒假，天刺骨的冷。晚上，哥哥是被人搀扶着回到家的，来人说哥哥胃出血晕倒在工场了。

说到这里，她哽住，喉管痉挛，艰涩地咽口唾液，继续说，你以为他多大？其实才五十多岁啊！

她仰头向天，想止往外涌的眼泪。我刚想说句什么，她手机响了。

哥，什么？不行！不许去换！听到没？你敢去试试！眉眼清秀的姑娘，突然变身又凶又霸道的小狮子。

见我满眼的问号，她苦笑道，我哥的冰箱用久了不制冷，我昨天给买了新的，被他知道价钱，居然拿去商场退货，我得去截住他。姑娘话未说完已抬脚飞快下楼，背影迅速消失在转角处。



树头新绿 汤青 摄

吠犬

刘向阳

我有一条“金项链”，却一点也不愉快。

我喜欢逛街，一个劲儿往前扑，从不顾及姜幂的感受。大庭广众之下，姜幂总是一脸怒容：“雪雪，你慢点走，别那么傲娇，好不好。”

我家临街，共三层楼，一楼四个门面出租，依次为理发店、烧饼铺、小百货、米面坊。后有小院，用红砖砌了围墙，郁郁葱葱三棵香樟、二株玉兰。靠墙扎一铁笼，养了一只鸡。姜幂每日下楼喂鸡，然后上街，从南到北，在校门口溜达几圈，再回家。

姜幂年逾六旬，戴一顶白色圆形针织帽，身子僵硬，像个老头。我深谙她的坏脾气，在她面前亦步亦趋，从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姜幂早上不进食，每日吃两餐。我遵循营养学法则，习惯于一日多餐，自打与姜幂为伍，时常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。我珍惜每次上街的机会，路边餐饮店飘出的肉香馋得我口水直流，恨不能冲进去风卷残云。

冬季日短，天黑得快，姜幂五点多钟就出来了。我们吃的是前天剩下的咸鱼——鱼肉被姜幂吮得一干二净，我碗里的鱼骨白亮通透，极富艺术性。我极不情愿地啃着那具“艺术品”，讨厌地白了姜幂一眼。姜幂被激怒了，伸出纤细如竹的手来吓唬我。“雪雪，你没受过苦，在过去鱼骨头可好吃了，架到柴火上烤得喷香喷香，越嚼越有味，能下二碗饭。你跟福贵一样没出息！”福贵是姜幂的儿子，快四十岁了，在外做生意，很少回家。

像往常一样，姜幂照例要进理发店报个到。理发店女老板正在给顾客修胡子，刀片反射出冰冷的光，打在姜幂阴郁的脸上，像凋谢的玫瑰。姜幂坐下来，清了清嗓子，我就知道，她又要开始一天中的自话自说了。我和女老板是她最忠实的听众。

“我家福贵有良心，今年又不回家过年……别人的儿子生了三孩，他倒好……”“……借口疫情防控的需要，分明是怕我催婚！”

女老板“嗯嗯啊啊”地起承转合，避免姜幂受冷落。

“我家福贵顶呱呱，房子车子票子样样有，怎么就没有女孩喜欢呢？当然，乡下丫头缺教养，免谈；有长相无工作的，也不行……大前年好不容易谈一个，女孩模样俊俏，招得出水，福贵满意，我也喜欢，就到云门寺找杨瞎子合八字，哎，龙虎斗，哪能行……”

女老板含糊地应着，双手在顾客头上舞蹈，一绺头发飘下来，滑过我的“金项

链”，落在姜幂肥大的睡鞋上。

“以前怪我挑剔，高不成低不就，耽搁了福贵的婚姻……躲在外面不归家，你倒是领一个回来啊……打电话聊不上几句，嫌我烦……”

一个小女孩欢笑着走进来，请女老板洗头发。她手捧奶茶，小脸蛋比苹果还红润。姜幂瞄了一眼小女孩，拍拍我肩头：“乖孙子，咱们回家觉觉去！”

“这么早就困觉——”女老板发出一声惊叹。我暗忖，你叹哪门子气啊，整天洗头揉发，站得两腿发麻，腰酸背痛，回去还要给老公和一双儿女做饭菜，还要洗碗涮盆，拖地搞卫生，忙得浑身散了架，一觉到天亮。纵使你的庸常生活过得如何充实、快乐，但也没有姜幂自由自在，通常半夜未眠，睡不着又下床抽烟，于吞云吐雾中麻醉灵魂。

碰上晴好日子，姜幂会到院子里晒太阳。阳光挤出云层，晒得人浑身舒畅。姜幂靠着椅子，眯缝着眼，白圆帽罩着。帽子掩饰了她的白发，遮住了她的容颜，即使无人在意。

我是谁？姜幂有时喊我“雪儿”，但我比她亲儿子福贵更有福气，有一次逛公园迷了路，她找不到我，竟然蹲在管理处伤心地哭泣；有时她亲昵地呼我“雪宝宝”，抱着我亲了又亲，洗澡更衣也不避讳，把我当成不谙世事的乖孙子。我独享姜幂的恩宠，当那只发骚的公鸡挨近她时，我立马涌出一股浓浓的醋意。

公鸡对我并不友好。这家伙寄人篱下，自恃嗓音嘹亮，经常半夜打鸣，吵得人们睡不好觉。它脖子伸长，青筋鼓凸，怒发冲冠，尖尖小嘴向我发起挑衅。“小样，看我收拾你！”但碍于姜幂在场，多少要给点面子，我就以退为进，不主动出击。

公鸡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把我的退让当成了畏缩，也把姜幂当成了空气，尖嘴一啄，啄得我好生疼痛。我忍无可忍，欲冲上去教训它，孰料“金项链”铮铮作响，惊醒了姜幂的美梦，她双眼一瞪，怒从心头起，也不知从哪找来一把菜刀，高举着扑向公鸡……

“你个骚公鸡，吵死啦，还让人眯会儿不?!”伴随着铿锵之音落下，红红的鸡头飞出了围墙。

我吓得目瞪口呆，望着无头公鸡在地上扑腾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继而昂起头，冲姜幂猛烈狂吠……“金项链”晃了又晃，垂下的绳子在姜幂手里攥着，她使劲一拽，我只得跟她走，一声不吭地。

